



开放丛书·思想文化系列

HE XIN

中国 远古神话 与历史新探

何 新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何 新 著

责任编辑：王晓明 张世中

封面设计：曹 刚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875·字数250千

1988年7月第1版·1989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9,000

ISBN7-5316-0424-8/K·6 定价：4.50元

本书内容提要

导言：十字图纹与中国古代的日神崇拜

在上古遗物和图画中保存着大量材料，表明中国远古曾存在一元的太阳神信仰。在古代艺术中，太阳神常常被表现为一种十字或类十字的符号。其中最典型的纹饰是“十”字及“卐”字（卐字过去被认为是自西方传入的。但考古发现表明，它可能是起源于中国的）。就古代文献看，这种信仰通过大量礼俗、记载被记录下来。而且中国古代诸至尊称号——皇、昊、神、华（晔）都与太阳崇拜有关。

第一章：太阳神与远古华夏民族

伏羲的本名应作溥暘，即伟大的“暘”神——太阳神。此外，中国上古的一些神圣名号如：太皓、太昊、帝俊（疏鸟）、重华（舜）等，本来也都是中国古代太阳神的尊号。后来被用作人君的名号。对日神的崇拜发现于中国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的各种早期人类遗物和遗迹中。

第二章：一神三身的黄帝

黄帝本训当作光帝即光明之神。高阳氏也是太阳神。远古日神名“曦”，此字古有尾音读如“羲一俄”。这也就是楚辞中太阳神“羲和”名号的由来（俄、和古音同）。而最可注意者，是“曦”又由此而由一人分化为两人：尚羲和尚俄。通过文字、语言的一系列演化，以及神话的变型，最后从同一位太阳神（黄帝、伏羲）中又分化出了男日神（羲）和女月神（娥）。黄帝—伏羲则升格为诸天最高之神。

第三章：女娲与大禹故事的真相

月亮女神“娥”也就是女娲、女和、嫦娥以及西王母的原型。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一位奇异而极重要的女神。她创造了人类，并且是婚姻与生殖之神。但同时作为月神她又是死神。在生命神与死亡神合一于西王母的神话中，反映出古代中国人的辩证观念。

第四章：漫说龙凤

龙凤是自然现象被生命化、拟人化后产生的神话意象。

龙的实体是云。

凤的实体是风。

第五章：古昆仑——天堂与地狱之山

昆仑山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通天神山和地狱之山。昆仑在古汉语中有天和高大的语义（与浑沦、混沌近同）。其实它的真相就是泰山。（泰在古汉语中也有

天和高大的语义)但在汉代以后,其在传说中的方位逐渐西迁。西迁的原因,一是由于黄河源出昆仑的传说,二是由于中国古代地理观念的扩大。

第六章：神树扶桑与宇宙观念

中国古代最古老的宇宙观念与“扶桑”有关。这是一种以神话形式叙述的天地结构。认为天有九道四门，天中心有天键，等等。这些观念具有自然科学根据，本章作了探讨。

第七章：生殖神崇拜与阴阳哲学的起源

除日神崇拜以外，中国古代确有崇拜生殖神的宗教圣坛——“社”。在社中，社木既是扶桑木的象征，又是男性神的象征物。而社冢与社石乃是女社神（高母神）——“大地乳房”（地乳）的象征。春社是纵情狂欢的两性节日。

第八章：“思士思女”与两性禁忌

中国儒家男女大防的礼教，起源于上古部落民俗中的两性禁忌制度。

第九章：学宫、辟雍、冠礼以及死亡与再生

古代训练男子的“学宫”——“辟雍”，实质就是禁止异性接触的未成年男性——“士子”的宿舍和训练所。“冠礼”是士子的成丁礼。

第十章：火神炎帝与涿鹿之战

火神炎帝的姜姓部落与日神黄帝的姬姓部落，其关系恰是文化人类学者所说的“两合婚族”组织。姬

姓男子世代娶姜姓女子——这一点说明了古代传说中的美女为什么多名叫“孟姜”。

炎帝可能就是尧。他是见诸记载的第一位古帝（《尚书》）。他后来受困于叛乱的蚩尤。黄帝和他结盟消灭了蚩尤，并且建立了又一个新的王朝。

第十一章：后羿射日与历法改革

后羿射十日的神话，其真相是历法改革。上古曾实行以观测太阳（十干）作为纪年标识的古历法。这种历法在羿的时代被改革，从而建立了干支——阴阳合历的新历法。

第十二章：盘古之谜的阐释

盘古是开天辟地的大神，但其起源却来自中国的西南部。以比较神话的方法，可以证实此神的原型是印度的梵天和西亚的开辟神“BAU”，通过印度和东南亚的通道于东汉末叶进入中国的岭南、四川和江南地域。

第十三章：烛龙神话的真相

烛龙神与盘古开天辟地故事无任何关系。（过去人们认为有关）烛龙神话的真相是天文学中的极光现象。从大量典籍材料看，中国人很早就对极光现象有了认识和记录。

第十四章：浑沌神与中国人的宇宙创生观念

中国原有的天地开辟神是“浑沌”神。

但根据《山海经》中对浑沌神形相的如下描写：

- ①黄色球形，
- ②有时又红如丹火，
- ③有翼无足能飞，
- ④漫无轮廓；

可以推测，其实这一形相所描绘的就是太阳。

第十五章：玄武神的演变故事

玄武神的原型是历史上著名的水工鲧和他的妻子修。前者的象征是龟，后者是蛇。龟蛇合体的“玄武”正是鲧修夫妇的象征。

第十六章：虎神与玉兔

月中玉兔的真相是月神西王母的镇鬼神“荼”——其象征是白虎。后来讹变成了玉兔。

第十七章：神秘数字——八卦与九宫

中国古代有神秘数字的迷信。九宫八卦是其代表。九宫起源于九州图。八卦起源于八个方位符号。

第十八章：五方帝与五佐神

中国诸神在秦汉时代演变成了五帝神五佐神的完整系统。它们是东、南、西、北、中五位天帝和勾芒、蓐收、玄冥、祝融、后土等五位辅佐神。

秦汉时代形成这种五帝五佐的神灵系统，这是古代神话系统化的结果。应注意的是，这个系统中有一位太阳神：黄帝（正中神）与太昊（东方神）。这也解释了《九歌》中太阳神为什么有两位——（1）东皇太一相当于黄帝，（2）东君相当于太昊。

结语：论远古神话的文化意义与研究方法

神话在先民文化中具有三种作用：

1. 是一个解释系统。2. 是一个礼仪系统。3.

是一个操作系统。因此，神话不是一种纯想象的虚构物，一些或有趣或荒谬的故事。它体现着一种文化的原始意象，其深层结构，转化为一系列观念性的母题，对这种文化保持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与希腊神话具有深刻的不同。这种不同已隐涵了后来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异。

中国神话中常出现异名同格，同名异格和同事异名现象。

中国神话的变形受与古中国语言文字有密切关系的“音义递变”规则支配。因此解释和研究它必须采用语言分析和训诂学的方法。

【附录1】龙的真相

龙不是一种非实存的生物。更不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多种生物的拼合体（这样讲的人，多是没有真正读懂他们以为根据的《尔雅翼》）。龙的神话起源于远古对鳄鱼与蜥蜴的图腾崇拜。

【附录2】凤之谜

凤不是一种非实存的生物。凤的真相是远古人类对中国古陆曾存在过的巨鸟——鸵鸟的图腾崇拜。

新 版 序

本书原名《诸神的起源》，于198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初版印了两万册，早已售缺。作者及出版社均收到许多读者来信索书。考虑到原出版社近期内印制本书新版有困难，因此作者决定，将本书修订本重新出版。这个修订本，在原书基础上增添了大量新材料，同时纠正了旧版中的若干印误及笔误。本书新版发行后，旧版即告作废。原书“附录”已收入作者文集，此次新版将之撤除。由于我在近年研究中，认识到古代所谓蛟龙是指动物学中的湾鳄，而凤的原型动物则是鸵鸟。所以本书第四章（漫说龙凤）的结论已不妥当。在书后收入我今年发表的一组龙凤论文作为附录。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读者可参看作者新著《龙·神话与真相》（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

作者浅学，而此书又是数年前的旧作，疏漏浅误之处，在所多有。新版发行后，仍望海内外方家不吝指正。

何 新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

原 序

本书的目的是，以研究中国上古太阳神崇拜的问题为主纲，初步地、但也力求系统地，探求和追溯中国原始神话、宗教以及一些基本哲学观念的起源。

太阳神崇拜，乃是远古时代遍及东、西方（包括美洲在内）各大文明区的一种原始宗教形态。本书将证明，在中国上古时代（自新石器时代到早期殷商），也曾经存在过日神信仰。虽然这种信仰在商周以后就逐渐沉没于较后起的对天神、地示、人鬼多神系统的信仰中了；但其痕迹和遗俗，却仍然比比皆是，这里不妨举几个小小的例证，中国古代用于天神人君的最尊贵称呼，如：神明、灵明、明保、皇、昊、天、华（晔）^①等，多与太阳神信仰有关。

在商、周金文及《诗经》、《尚书》中，常以“丕显”或“不显”一词尊称上帝及天子。如：“不显天子”（克鼎），“丕显大神”（诅楚文），“丕显皇祖考”（番生簋），“丕显文王”（孟

① 晔，“古音读忽，与煌双声，义为光明之盛。”（丁唯汾《方言音释》卷十二）《尚书》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义文章光华之大。”

鼎)等等,而不显,正是大放光明之义。《诗经》毛传:“丕,大也。显,光也”。故丕显,即“大显其光辉”。(郑玄亦同此说)又,“明德”一词,《诗》《书》及金文中常见。此词的涵义,在《楚辞·大招》中讲得很清楚:“名声若日,明四海只。德誉配天,万民理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就是说,象太阳一样光明就叫明德。这个词在远古文化中,乃是一种极神圣的价值观念。

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与对太阳和光明的崇拜观念密切关连。而历来被崇奉为华夏民族始祖的伏羲、黄帝,就其初义来说,亦都是太阳神的称号。

伏羲即“大曦”,黄帝即“光帝”。至于炎帝,其初义虽是火神,但后来也被认为是太阳神。(《白虎通·五行》中曾谓:“炎帝者,太阳也”)《周礼·冯相》:“冬夏致日。”《左传桓十七年》:“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案“底日”亦即“致日”。(《尔雅·释言》:“底,致也。”)

“致日”,即迎日出而祭拜的仪式。更有意思的是,在战国时楚地的祀神曲《九歌》中,太阳神同时以两重神格受祭。第一次是作为周天最高之神——昊天上帝和玉皇大帝——“东皇太一”,而第二次是作为众灵之一的“东君”。盖楚国承殷商之后,是一个以太阳神为高祖的国族(“帝高阳之苗裔”)。

“楚之先祖祝融……亦即丹朱,本为日神”(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所以典籍中说他“能光融天下”,“淳耀敦大,天下昭明”,即所谓“有昭德”。所以楚王族昭、景、屈

(即𪚩^①)，均以太阳光命姓。故《说苑》记：楚俗拜日，故楚盛服、羽衣、翠被。

又楚国号“荆、楚”，旧咸以为山草之名。实际上，荆山在《山海经》中记作“景山”^②，而“楚”字在周原卜辞甲骨文及金文中(见《楚公钟》)，字象日在林中之形。《国语·郑语》记：“唯荆实有昭德。”《诗经·楚茨》：“先祖是皇，神保是飨。”王国维说：“神保，即令彝、洛诰之明保。”案保、傅古音为双声同义之字。而傅、辅、父均为同源字。明保，以今语之即“太阳父亲”。凡此，都可表明楚国是一个崇拜太阳神的国族。盖楚人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后起民族，其文化传统中保存殷商遗俗甚多，故对太阳神的崇祀也最为虔敬。这些历史事实，都可以证明中国远古宗教、政治文化中确曾深刻地存在过太阳崇拜观念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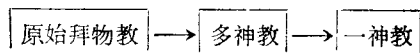
在研究中国远古宗教和神话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摒弃一些旧的思想模式和已过时的成见。例如，本书不采用一些国内学者目前一般接受的那种单线性的宗教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最早可能是来自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Comte)，而特别为上一世纪进化学派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Tylor)所提倡。(通过斯大林主义历史学派的中介，这种单线进化论的

① 《淮南子·天文训》，日初始出称“𪚩”。𪚩、屈二字一从月，一从尸。月、尸二字古形极相似，疑相窜乱。旧说屈氏以封屈为姓(楚辞王逸注)。此说近人多有疑者。“古今无任何记载能表明屈瑕受封之屈在什么地方。”(《文史》第25辑，第223页)

② 《山海经·中山经》：“荆山之首曰景山。”《左传》庄公十年：“荆，楚本号。后改为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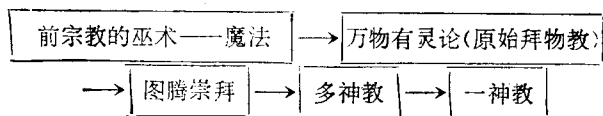
历史观在中国亦广有影响。)

孔德先验地提出了一个人类宗教观念的单线进化理论,即:



泰勒则断定宗教观念具有由低级信仰类型向高级复杂的信仰类型——即由泛神论的拜物教向一神教演化的规律。

这种宗教进化观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进化论人类学者中影响甚大。国内一些学者在采用这一模式的同时,又吸收了杜尔克姆(E. Durkheim)的图腾理论、弗雷泽(Frazer)的巫术——魔法理论,从而在宏观上形成了这样一个线性的宗教进化模型:



但是二十世纪以来对原始民族生活研究的理论发展,愈来愈丰富和深刻地发现和证明了人类原始精神生活的多样性,从而显示了这种单线理论进化的贫乏和僵化。

英国人类学家安德雷·兰在1898年出版的《宗教的创生》一书中,列举大量事实证明了许多民族的原始宗教观念开始于一神教,而不是万物有灵或多神教的事实。他的观点又进一步为文化历史学派的著名德国人类学家威廉·施来特所论证。德国人类学家列欧·韦罗贝纽斯在1904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太阳神时代》中,试图把原始宗教观念与特定经济阶段相联系,提出了与早期人类学者的宗教演进观不同的理论:

采集狩猎经济 $\longleftrightarrow$ 动植物崇拜

定居农牧经济 $\longleftrightarrow$ 氏族祖先崇拜

城邦分工经济 $\longleftrightarrow$ 太阳神首领崇拜

这一理论中显然包含具有启发性的思想。但是如果以之作为又一种单线演进模式，那么它就也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很可疑的理论。例如，黄帝即光帝，是中国古代的太阳神首领。但《五帝本纪》说他“迁徙往来无常处。”“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是处在游牧——游农之间的经济阶段上，这就显然与弗雷贝纽斯的上述公式不符。实际上，现代人类学者一般倾向于文化发展多元论和价值相对主义的观点。有人认为，在逐渐摆脱原始蒙昧状态以后，人类文化中演化出了一些形态不同而独立平行的文化圈，如母系农业文化、父系图腾文化、父权游牧文化等。在这些不同的文化圈中，宗教形态也有所不同，因此种种单线的历史演化模式和宗教演化模式都是不符合复杂和生动的历史实际的。

这里还有必要谈一下关于“图腾”崇拜的问题。“图腾”这个概念是近年来经常被人们热衷于引用的外来概念之一。但在本书中，我们却尽可能慎重地避免过多涉及这个概念。这不是因为我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图腾制度；而是因为我意识到，许多国内学者在研究远古文化时，往往不加批判地引用“图腾”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某些文化现象——如文身现象，龙、凤、龟、麟崇拜等。但是我以为传统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图腾的许多观念和说法，实际上多是相当可疑的。图腾理论在西方人类学中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是通过弗雷泽、杜尔克姆的著作（《金枝》、

《澳大利亚宗教生活的原始图腾体系》、《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和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著作(《图腾与禁忌》)。毋庸置疑,这几位思想家的著作,在人类学史和人类精神现象学的历史上,都自有其深刻的价值和意义。但遗憾的是,国内一些学者对“图腾崇拜”的知识,却往往只限于所谓特殊性的“动植物崇拜”这样一种了解,而这实际上只是来自十九世纪泰勒的泛灵论观念,却并不是二十世纪人类学中图腾制理论的精义所在。在杜尔克姆和弗洛伊德看来,图腾神和图腾制度,不仅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某种符号性象征物,更具有作为婚姻组织标识符号的社会学功能。把图腾看作文化符号和分类符号的观点,也影响了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理论。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二十世纪人类学中文化历史学派的如下观点,他们指出,在许多保持着原始文化的部族中,并不存在社团图腾或个人图腾,也不存在性别图腾或禁婚图腾。要了解图腾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可以指出吉普(Van Gemp)的《图腾制真相》(1920)一书。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四十余种不同的图腾制理论。而四十年代戈德维瑟(Golden weiser)的著作(《图腾制的分析研究》)甚至认为,十九世纪人类学者认为图腾是原始文化普遍阶段的观点已完全过时了。

由于图腾问题的这种复杂性,加之我们目前对于中国古代真正的图腾制度所掌握的实物材料和文献材料又是如此之少,所以我尽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本书中却还是尽可能不过多地涉及之——我认为这个问题尚有待于做更深入更周密的研究。

这里特别应当谈一下的，是在本书写作中，我曾得到历史学家杨希枚先生的许多帮助。希枚先生是八十年代初自海外归国的著名人类学者。他曾对中国古代的纹饰图徽作过深入的研究，有许多创获，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本书虽未能直接使用杨先生所收集的那些资料，但从杨先生的方法——特别是他所倡导的以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史这一重要思想中，却得到了深刻的启发。（在国内史学诸学派中，杨先生的方法和思想自成一家。并且在许多方面深刻地冲击了某些自五十年代以来居正统的理论——也许正因为如此而受到冷落。遗憾的是杨先生的一些主要著作，目前尚未在大陆出版。他所收集的大量资料也多未得到整理、印行。因此国内学术界对杨先生的成就了解不多。）杨先生慨然惠借和允许我使用他的未刊译稿《死亡与再生》，并且惠借了德尔维拉的《The Migration of Symbols》等书。这些外国人类学者的著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和比较的背景。当然，对于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我和杨先生也有所分歧，但君子贵和而不贵同。现在，当此书草成之际，是不能不为希枚先生的这些帮助而向他再一次表示感谢的。

关于本书所采用的方法，我在结语中作了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不烦赘述。所想指出的一点是，这本书实际正是一部从文化上寻根的书。我研究中国神话和上古史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神话系统深层结构的探索，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之所在。将来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准备写一部《占礼新探》[注]，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比较文化学的观点，全面地探索和解释中

国古代礼教和礼教文化的起源。

然而，余才非敏者，竟欲寻坠绪于数千年后，岂非“妄”乎！虽谬成此篇，又安敢自是？倘能千失一得，已感万幸万幸。或至通篇皆谬，然则真理自在，又何损于日月之明？

所以，知我、罪我，随便随便。盖皆为余所乐受而莫敢辞者也。是为叙。

何 新

1985年8月6日记

1986年10月改

【注】这本受到许多读者关注的书，已于最近结稿。定名为《图腾制度与远古中国社会》，将于近期交付出版。